

皇清经解续编

皇

詩

經

解

集

稿

皇清經解卷四百六十八

學海堂

四書考異論語

仁和翟教授灝著

微子去之節○史記宋世家贊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通此節爲孔子語鶻冠子備知篇陸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題孔子曰字四書通曰史記周本紀宋世家所紀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者近是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殷有三仁焉○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以此語處前節上梁書王亮等傳論亦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 太平御覽人事部述論語亦以殷有三仁焉處微子三
句上 韓李筆解本殷作商 張存紳雅俗稽言曰或謂仁卽
井有仁焉之仁當作人夫子言殷有三人如此

柳下惠爲士師章○孟子疏引此章文首冠孔子云三字 戰
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
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
乎寧于故國爾

三黜○論語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新序雜事篇昔柳下
季爲理于魯三絀而不去黜字作絀下焉往不三黜倣此 荀
子成相篇展禽三絀亦作絀 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
作三黜之

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論語作可以去矣
序亦作可以去矣

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邦諱作國 風俗通義十反卷樊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 集註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按風俗通別卷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所亡斷之之言或此是歟

齊景公待孔子章○史記世家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沮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歸女樂章○釋文曰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

漢書禮樂

志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引論語曰齊人餽女樂

後漢

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章懷注引論語曰齊人餽女樂

文選鄒陽上書注亦引論語齊人饋女樂

史記世家孔子

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

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

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

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家語子路初見篇略同 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
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
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急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
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
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按孔子爲政于魯在定公時韓非以爲哀公誤也其云諫之
不聽乃去則於聖人去父母國之道獨爲周緻當歸女樂時
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
魯國可以意會其故論語孟子俱不專於紀事各見一邊理
無嫌也史記不兼取韓非語便成闕失

楚狂接輿節○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以下更有十餘語皆楚狂辭論語集註考證曰與莊子一本又作與同音餘七經考文曰古本歌而過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同

按高士傳楚狂姓陸名通則接與非其名乃接孔子乘與耳後文孔子下不云下與以與已先見此也既言接與何得再言遊門莊周趨一時之筆而鄭康成遂訓後下字爲下堂出門蒙未敢以爲信也

何德之衰三句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

者猶可追也 廣川書跋曰漢石經作何得之衰與洪氏隸釋

傳文異 皇氏義疏本衰下諫下追下並有也字 唐石經何

德之衰也有也字 史記世家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

漢書鼃錯傳引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 吕氏春秋

有始覽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今周書無 尉繚

子治本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釋文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

政者殆今從古

按魯讀期斯已矣者疑屬上篇問喪章期而已矣如陸云則

魯論已嘗有錯簡矣鄭注不傳難以遽斷

趨而避之二句○義疏本辟字作避言下有也字

長沮桀溺○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隸辨曰此非同音而借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也

孔子過之○史記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者使子路問津焉 梁書處士傳序曰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 文選逸民傳論注引文無之字

按夫子但稱丈人爲隱者於沮溺未稱梁書所云蓋承史記文誤合爲一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據尸子則云楚狂接輿耕于方城接輿沮溺二事亦將合爲一矣記載中此類頗多

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 義疏本誰下有乎字 史記世家夫作彼

爲孔丘○藝文類聚述文無爲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作曰是是知津矣無也曰二字

高士傳亦無下曰字 義疏本作對曰是也

是魯孔丘之徒與○舊文某爲子無是魯二字釋文曰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某之徒與 史記世家曰子孔某之徒與 班昭幽通賦注引論語桀溺曰孔某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曰滔滔鄭本作悠悠 史記亦作悠悠

按史世家注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文選晉紀總論注亦引孔氏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今集解本所用孔注已改隨正文作滔滔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漢石經辟世之辟作避辟人

句闕 義疏本兩辟字俱作避 史記無而字也字 文選幽通賦注引上句與史記同辟字作避 又逸民傳論注引作與從避人之士

耰而不輟○漢石經作耰不輟無而字 說文解字引論語耰而不輟 五經文字曰耰音憂見論語今經典及釋文皆作耰類篇耒部耰字下引論語耰而不掇木部耰字下又引論語耰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漢石經無行字無夫字 史記亦無行字 穩文曰憮音呼又音武 廣韻引論語夫子憮然云或作撫

鳥獸不可與同羣○義疏本羣下有也字 三國志管輅傳注

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 託名於陵子畏人篇仲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羣

按莊周山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蓋因此語傳會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曰徒與而誰與與並如字又並音餘 三國志管寧傳引仲尼言誰與下有哉字 七經考文曰一本誰與下有之字 史記世家述此章文獨無此一句以杖荷蓀○釋文曰荷何可反又音何蓀本又作條又作陔說文解字引論語以杖荷陔 玉篇引論語亦作陔 義疏本蓀作蓀 經解鉤沉引包氏章句作蓀

五穀不分○釋文曰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釋文曰植音值又市力反芸多作耘字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應休璉與從弟書二注皆引論語作耘

止子路宿節○風俗通義愆禮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爲雞黍見其子焉牽言長沮

子路曰○集註曰福州有一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四書辨疑曰古今天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一寫本有之不宜收錄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路下有反子二字爲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按或以子路述向何人之說謂上文見其二子焉當在行矣

之下而誤脫在前斯笨伯之談也既已有二子遙伏于前
自可以意會古人行文之妙正在此移易緊接只調排得一
過文好却將長幼之節要義失其根由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義作禮廢之下有也字
義疏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作如之
何其可廢也

欲潔其身○漢石經唐石經宋刻九經潔字皆作絜後漢書
齊武王傳注引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謂此是孔子言之
君子之仕也二句○文選運命論注引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
其義也謂是孔子言之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釋文曰已音紀一音以集解包氏曰

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讀已如紀 義疏本不行下有也字
虞仲○金史隱逸傳序引此節文獨無虞仲二字 日知錄曰
據史記吳太伯卒弟仲雍立是爲吳仲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
吳周章弟也殷時諸侯有虞國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子
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居吳不當
言虞古虞吳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
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
固有徵矣

夷逸○集註考證曰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連上文以
四字爲句 論語詳解曰權以通變故爲夷逸行與夷齊侔也

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竄於蠻夷而遁逃卽言虞仲也

朱張○釋文曰朱鄭作株音陟畱反 義疏載王弼論語釋疑
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此七人而後惟評於六人獨闊
朱張者明取舍與孔子合也 集註考證曰朱張恐卽周章
論語詳解曰朱當作譎書云譎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
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

不辱其身○義疏本身下有者字 後漢書黃瓊傳注引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前後易置

降志辱身矣○班昭幽通賦注論語謂柳下惠少連辱身也
古史伯夷傳孔子傳引文降志下皆有而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